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# 中国古代史（下）

夏曾佑 著

人类之生，决不能谓其无所始。然言其所始，说各不同，大约分为两派。古言人类之始者，为宗教家；今言人类之始者，为生物学家。宗教家者，随其教而异，各以其本群最古之书为凭。世界各古国，如埃及（Egypt）、巴比伦（Babylon）、印度（India）、希伯来（Hebrew）等，各自有书，详天地剖判之形，元祖降生之事，其说尚在，为当世学者所知。而我神州，亦其一也。……至于生物学家者，创于此百年以内，最著者英人达尔文（Darwin）之种源论（Origin of Species）。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，与地层之化石，条分缕析，观其会通，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# 中国古代史（下）

夏曾佑 著

岳麓书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代史/夏曾佑著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9.12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261-2

I. ①中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 IV. ①K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5775 号

---

## 中国古代史(上、下)

作者: 夏曾佑

责任编辑: 刘果 李艳敏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-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[www.yueluhistory.com](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)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640×960 1/16

印张: 32.75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261-2/G·806

定价: 39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-88884129

## 第三十一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二

后汉外戚之权，自窦后始。后，窦融之曾孙女也，为章帝皇后，宠幸殊特，宫闱为之慄息。章帝崩，和帝即位，和帝母梁贵人，为窦后所谮，以忧死，窦后养帝，以为己子。太后临朝。兄宪，以侍中内斡机密，出宣诰命；弟笃，为虎贲中郎将；弟景、弟瑰，并为中常侍，外家并居清要之地。自王、主及阴、马诸家，莫不畏惮。及窦宪既立大功，谓击匈奴也。封武阳侯，汉武阳有三，一在东郡，一在泰山郡，一在东海郡，宪封不知何属。拜大将军，寻封冠军侯，国在今河南邓州西北五十里。笃郾侯，见前。景汝阳侯，国在今河南汝阳县。瑰夏阳侯，国在今山西韩城县。威名益盛。以耿夔、任尚等为爪牙，邓叠、郭璜为心腹，班固、傅毅之徒典文章，刺史、守令，多出其门，赋敛吏民，共为赂遗。景尤甚，奴客强夺人财货，篡取罪人，妻略妇女，商贾闭塞，如避寇仇。父子兄弟，并为卿校，充满朝廷。邓叠、叠弟陟、及磊、及母元、宪女婿郭举、举父璜，共相交结，元、举并出入禁中，举得幸于太后，遂共图为弑逆。帝阴知其谋，是时宪兄弟专权，帝与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阉宦而已。帝以朝臣上下，莫不附宪，独中常侍钩盾令钩盾令，秩六百石，宦者为之，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，属少府。郑众，谨敏有心机，不事豪党，遂与众定义诛宪。以宪在外，时宪屯凉州。虑其为乱，忍而未发。永元四年，窦宪还京师。六月，帝幸北宫，诏执金吾、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屯，案史文如此，然事实可疑，因北军五校皆窦氏党，何以能助诛窦氏也？闭城门，收捕郭璜、郭举、邓叠、邓磊，皆下狱死，收宪大将军印绶，与笃、景、瑰皆就国，到国皆迫令自杀。凡与窦氏交通，皆免。以郑众为大长秋，宦者用权，自此始矣。后六年，太后崩。和帝后邓氏，邓禹之孙也，和帝崩，太子未立，邓后立少子隆，生始百余日，是为殇帝。太

后临朝，数月，帝崩，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鹭、虎贲中郎将悝等，定策禁中，谓不与廷臣议也，其事始此，后遂为常。迎清河王子祐汉郡，今山东临清州。即位。太后犹临朝，封鹭为上蔡侯，国在今河南上蔡县。鹭弟悝为叶侯，见前。悝弟弘为西平侯，国在今河南西平县。闾为西华侯，国在今河南西华县。食邑各万户。鹭以定策功，增三千户，官大将军。是时大长秋郑众，中常侍蔡伦，皆秉势预政，与诸邓等。及安帝建光元年三月，太后崩，上始亲政事，征杜根为侍御史，成翊世为尚书郎。初，根为郎中，与同时郎上书，言帝长，宜亲政事。太后大怒，皆令盛以缣囊，于殿上扑杀之。既而载出城外，根得苏。太后使人检视，根遂诈死三日，为蝇所集，目中生蛆，因得逃窜，为酒家保，积十五年。成翊世亦以郡吏，坐谏太后不归政，抵罪。至是，皆以尚书陈忠荐，得用。四月，废诸邓皆为庶人，邓鹭免特进，遣就国，宗族免官归故郡。没人鹭等资财田宅，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，郡县迫逼，半皆自杀。又徙封鹭为罗侯。今湖南湘阴县。五月，鹭与子凤，并不食而死。鹭从弟河南尹豹、度辽将军遵、将作大匠畅，皆自杀。惟广、德兄弟，以母与阎后同产，得留京师。征邓康为太仆，以康曾请太后归政，除绝属籍故也。时众庶以太后多行小惠，多为邓氏称枉者。帝亦颇悟，乃遣让州郡，还葬鹭等于北芒，山名，在洛阳城北。诸从兄弟，皆得归京师。

### 第三十二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三

帝以耿贵人帝之嫡母。兄宝，监羽林左军车骑，封宋杨帝祖母弟。四子皆为列侯，宋氏为卿校、侍中、大夫、谒者、郎吏十余人。阎后兄弟显、景、曜，并为卿校，典禁兵。以江京、李闰为中常侍，皆封侯，京兼大长秋，与中常侍樊丰、黄门令刘安、钩盾令陈达、五人皆宦者也。及帝乳母王圣、圣女伯荣，扇动内外，竞为侈虐，伯荣出入宫掖，传通奸

赂。司徒杨震、尚书翟酺，皆上书谏，帝不省。时帝数遣黄门常侍，及中使伯荣，往来辇毂，使者所过，威权显赫，发民修道，缮理亭传，多设储侍，征役无度，赂遗仆从，人数百匹。此可见办差之制，在汉已有。郡县王侯及二千石，皆为伯荣独拜车下。王圣、江京、樊丰等潜太子乳母王男、厨监邴吉等，杀之，惧有后害，乃共潜太子。帝怒，九月，废太子保为济阴王。于是太仆来历、太常桓焉、廷尉张皓、光禄祿讽、宗正刘玮、将作大匠薛皓、侍中阎丘弘、陈光、赵代、施延、大中大夫朱依等十余人，俱诣鸿都门，证太子无过。帝与左右患之，乃使中常侍切责之，乃各稍自引起。及帝道崩于叶，皇后与阎显兄弟、江京、樊丰等谋曰：“今晏驾道次，济阴王谓太子保。在内，若公卿立之，还为大害。”乃伪云帝疾甚，徙御卧车，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，驱驰行四日，还宫，明夕发丧。尊皇后曰皇太后，后名姬，河南荥阳人也。太后临朝，以显为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长社侯。国在今河南许州。太后欲久专国政，贪立幼年，与显定策禁中，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，乙酉，即皇帝位。阎显乃讽有司，奏大将军耿宝、中常侍樊丰、虎贲中郎将谢恽、侍中周广、野王君王圣、圣女永等，更相阿党，互作威福，皆大不道。辛卯，丰、恽、广皆下狱死。贬宝及子承皆为亭侯，遣就国，宝于道自杀。王圣母子，徙雁门。于是以阎景为卫尉，耀为城门校尉，晏为执金吾，威福自由矣。而北乡侯懿寻有疾，中常侍孙程国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：“若北乡不起，相与共断江京、阎显，以立王，事无不成者。”渠然之。十月，北乡侯薨，显白太后，秘不发丧。更征诸王子，闭宫门，屯兵自守。十一月乙卯，孙程、王康、中黄门，先为太子府史。王国，长乐太官丞，掌太后尚食。与中黄门黄龙、彭恺、孟叔、李建、王成、张贤、史汎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佗、陈予、赵封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等，聚谋于西钟下。济阴王所居。丁巳夜，程等共会崇德殿上，在南宫。因入章台门。时江京、刘安、李闰、陈达俱坐省门下，即禁门。程与康就斩京、安、达，以李闰为省内所服，欲引为主，因举刀胁闰曰：“今

当立济北王，毋得摇动。”闰曰：“诺。”于是扶闰起，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，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一。召尚书令、仆以下，从辇南宫，程等留守省门。帝登云台，召公卿、百僚，使虎贲、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。阎显时在北宫，忧迫不知所为。太后诏越骑校尉冯诗，授之印，曰：“能得济阴王者，封万户侯；得李闰者，五千户侯。”诗佯诺而出，归营屯守。显弟卫尉阎景，遽从省中还外府卫尉府。收兵，至盛德门，孙程召尚书郭镇收之，景不受，镇格杀之。戊午，遣使者入省，夺得玺绶。帝乃幸嘉德殿，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，及其弟城门校尉耀、执金吾晏，并下狱诛，家属皆徙比景，在今广东琼州。迁太后于离宫。己未，开城门，罢屯兵。壬戌，封孙程等十九人为列侯；擢来历、朱伥、施延、陈光、赵代等，后至公卿；祢讽、闾丘弘皆先卒，拜其子为郎；征王男、邴吉家属还；前徙比景。东宫宦者籍建、高梵、赵熹、良贺、夏珍，皆为中常侍。未几，太后以京忧死。帝之立也，乳母宋娥与其谋，帝立，封娥为山阳君。既立皇后，以后父梁商为执金吾，寻进大将军，与诸宦者，皆费用事。

### 第三十三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四

顺帝之崩也，冲帝即位，年二岁，尊梁后为太后，后讳妣，和帝母梁贵人之弟孙也，太后临朝。明年，春正月戊戌，冲帝崩。太后征清河王蒜，及渤海孝王鸿之子缵，皆至京师。蒜为人严重，动止有法，公卿皆归心焉。太后与兄大将军襄邑侯国在今河南睢州。冀利缵幼弱，定策禁中。丁巳，立缵为皇帝，时年八岁，是为质帝。帝少而聪慧，尝因朝会，目梁冀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犹强梁也。冀闻而深恶之。闰月甲申，冀使左右置毒于煮饼而进之，帝苦烦盛，促召太尉李固，固问病所由，帝尚能言，曰：“食煮饼，今腹中闷，得水尚可活。”时冀在侧，

禁不与，帝遂崩。固伏尸号哭，推举侍医，冀虑其谋泄，大恶之。时公卿皆意在清河王蒜，而中常侍曹腾尝谒蒜，蒜不为礼，宦者由此恶之。平原王翼子志，太后欲以女弟妻之，征到都亭，故梁冀欲立志。及大会公卿，众论既异，愤愤不得意，而末有所夺。曹腾等闻之，夜往说冀，以蒜严明，立必见祸，不如立志，富贵可常保。冀然其言，重会公卿，冀意气凶凶，言辞激切，百官莫不震慑，皆曰：“惟大将军令。”独李固、杜乔坚守本议。谓立蒜。冀厉声曰：“罢会”。即以太后诏，先策免固。庚寅，志入南宫即位，即桓帝也，时年十五，太后犹临朝。清河王蒜与杜乔、李固皆死。和平元年正月，太后崩。梁冀之执政也，冀弟不疑为颍阳侯，弟蒙为西平侯，子胤为襄邑侯，并见前。食邑三万户。冀妻孙寿封襄城君，国在今河南襄城县。岁入五千万，加赐赤绂，比长公主。寿善为妖态，为愁眉妆，龋齿笑，堕马髻，冀甚宠惮之。冀监奴秦宫与寿私通，威权大震，刺史二千石，皆谒辞之。冀与寿对街为宅，殫极土木，互相夸竞，金玉珍怪，充满藏室，深林绝涧，有若自然，奇禽珍兽，飞走其间。冀与寿游观第内，连日继夜，以逞娱恣。客到门，不得通，皆请谢门者，门者累千金。又起兔苑数十里，移檄郡县，调发生兔。人有犯者，罪至死。或略良人，使为奴婢，至数千口。冀又用寿言，多斥逐诸梁在位者，以示谦退，而实崇孙氏。孙氏宗亲，冒名侍中、卿校、郡守、长吏者十余人，皆贪饕凶淫，所在怨毒，其淫暴无所不至。梁后桓帝后。恃姊兄荫势，恣极奢靡，兼倍前世。后既无子，宫人孕育，鲜得全者。帝迫于太后与冀，积怨不得发。梁冀一门，前后七侯、三皇后、六贵人、二大将军，夫人、女食邑称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余卿、将、尹、校五十七人。冀秉政凡二十余年，天子拱手，不得有所亲与。及太后崩，帝不平愈甚。一日如厕，独呼小黄门唐衡问：“左右谓宦者。与外舍谓外家。不相得者谁乎？”衡对曰：“中常侍单超、小黄门史左悺、中常侍徐璜、黄门令具瑗，皆与梁氏有隙。”帝乃召五人，共定其议。时冀心疑超等，八月丁丑，使中黄门张恽入省防



变，具瑗敕吏收斩恠。帝出御前殿，召诸尚书入，发其事，使具瑗将左右骠廐、虎贲、羽林都候剑戟士，合千余人，共围冀第，收冀大将军印绶。冀及妻寿，即日皆自杀。悉收梁氏、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，无少长，皆弃市。他所连及，公卿、列校、刺史、二千石，死者数十人。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，朝廷为空。收冀财货，县官斥卖，合三十余万万，遂减天下租税之半。赏诛梁冀之功，封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悺、唐衡，皆为县侯，世谓之五侯。仍以左悺为中常侍，又封尹勋等七人皆为亭侯。未几单超卒，其后四侯转横，天下为之语曰：“左回天，具独坐，徐卧虎，唐雨堕。”雨堕者，言其如雨之堕，流毒皆遍。皆竞起第宅，以华侈相尚。其仆从皆乘牛车，自汉迄唐，驾车皆以牛。而从列骑。兄弟姻亲，遍满州郡，荼毒百姓，与盗无异，虐遍天下，民不堪命，多为盗贼焉。四年，占卖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、缇骑、营士五大夫，钱各有差。自永平以来，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，而天子未之好。至帝，始笃好之，于宫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，常躬自祈祷，由是其法浸盛。时朝政日非，而风俗日美，太学诸生三万人，郭泰、贾彪为其冠，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更相褒重。会南阳太守成瑨族诛张泛，太原太守刘瓚使郡吏王允杀小黄门赵津，山阳太守翟超使督邮张俭破侯览家冢，东海相黄浮杀徐璜兄宣，于是中官诉之于帝。帝大怒，璜、瓚皆死狱中，超、浮并坐髡钳，输作左校。未几，以司隶校尉李膺杀张成，宦官教成弟牢脩，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，交结诸郡生徒，更相驱驰，共为部党，诽讪朝廷，疑乱风俗。于是天子震怒，延熹九年，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使同忿疾。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，为宦官所特置。其辞所连及，太仆杜密，御史中丞陈翔，及陈实、范滂之徒二百余人，或死狱中，或逃遁不获，皆悬金购募，使者四出。明年，以后父城门校尉窦武之故，六月，赦天下党人二百余人，皆归田里，书名三府，禁锢终身。

## 第三十四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五

桓帝崩，无嗣。皇后窦氏定策禁中，立解渚亭侯宏。宏既即位，是为灵帝，尊皇后为太皇太后。后，章帝窦皇后从祖弟之孙也，讳妙章。以太后父城门校尉窦武《本传》称：武少小经行著称，常教授于大泽中，不交时事，名显关西。及在位，多辟名士，清身疾恶，礼赂不通，妻子衣食，裁足而已。此与王甫贵武语正相反，读史者所宜注意也。为大将军，封闻喜侯；国在今陕西闻喜县。子机渭阴侯，国在今陕西渭阳县。兄子绍鄂侯。国在今陕西郿县。初，窦太后之立也，陈蕃有力焉。及临朝，政无大小，皆委于蕃。蕃于窦武同心戮力，以奖王室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想望太平。而帝乳母赵娆，及诸女尚书，旦夕在太后侧；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，共相朋结，谄事太后，太后信之，蕃、武疾焉。会有日食之变，蕃谓武曰：“昔萧望之困一石显，况今石显数十辈乎？蕃以八十之年，欲为将军除害，今可因日食，斥罢宦官，以塞天变。”武乃白太后，先收中常待管霸、苏康等，皆杀之。武复数白诛曹节等，太后犹豫未忍，故事久不发。侍中刘瑜与武书，劝以速断大计，武乃收长乐尚书中官掌文书者。郑飒，送北寺狱。武使黄门令山冰武之党。等杂考，辞连曹节、王甫，冰即奏收节等，使刘瑜纳奏。建宁元年九月辛亥，武出宿归府，典中书者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，瑀盗发武奏，骂曰：“我曹何罪，而见族灭？”因大呼曰：“陈蕃、窦武，奏白太后，废帝，为大逆。”乃夜召长乐从官史共普、张亮基等十七人，歃血共盟，谋诛武等。曹节挟帝御德阳前殿，令帝拔剑踊跃，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，取柴信闭诸禁门。召尚书官属，胁以白刃，使作诏板，拜王甫为黄门令，持节至北寺狱，杀尹勋、山冰，出郑飒，还兵劫太后，夺玺绶。令中谒者守南宫，闭门，绝复道，使郑飒等持节捕收武等。武不受诏，驰入步兵营，与其兄子步兵

校尉绍，共射杀使者，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，屯都亭，洛阳都亭也。下令军士曰：“黄门常侍反，尽力者封侯重赏。”陈蕃闻难，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，并拔刃突入承明门。王甫出，与蕃遇，让蕃曰：“武有何功，兄弟父子并封三侯；又设乐饮宴，多取掖庭宫人；旬日之间，费财巨万。公为宰辅，苟相阿党，大臣当若是耶？”使剑士收蕃，送北寺狱，即日杀之。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，征还京师，曹节等以免新至，不知本谋，矫制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，与奂率五营士讨武。夜漏尽，王甫将虎贲、羽林等合千余人，出屯朱雀掖门，与奂等合。已而悉军阙下，与武对陈。甫使其士大呼曰：“窦武反，汝皆禁兵，当宿卫宫省，何故随反者乎？先降有赏。”营府兵素畏服中官，于是武军稍稍归甫。自旦至食时，兵降略尽。武、绍走，诸军追围之，皆自杀。遂捕宗亲、宾客、姻属，悉诛之。迁太后于南宫，未几以忧死。封曹节等为列侯，侯者十七人，于是群小得志，士大夫皆丧气。张奂以功当封侯，奂深病为曹节等所卖，固辞不受，诸常侍渐恶之。熹平元年，有人书朱雀阙，言天下大乱，曹节、王甫，幽杀太后，公卿皆尸禄，无忠言者。诏司隶校尉段颍捕逐，十日一会，四出逐捕，太学游生，系者千余人。光和元年，帝与宦官谋，初开西邸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，四百石四百万。富者则先入钱，贫者到官，然后倍输。又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初，帝为侯时，常苦贫。及即位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，居曾无私钱，故卖官聚钱，以为私藏。案汉卖官之例，外官贵而内官贱，是当时外官优于内官可知矣。是时王甫、曹节等，奸虐弄权，扇动内外，太尉段颍阿附之。节、甫兄弟父子，为卿校、牧守、令长者，布满天下，所在贪横。光和二年，帝以司隶校尉阳球言，收甫、颍送雒阳狱，皆死。未几，徙阳球为卫尉，宦官复横。六年，黄巾作。初，钜鹿张角奉事黄老，以妖术教授，号太平道，咒符水以疗病，令病者跪拜首过，或时病愈，众共神而信之。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，转相诳诱，十余年间，徒众数十万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莫不毕应。或弃卖财产，

流徙奔赴，填塞道路，未至病死者，亦以万数。郡县不解其意，言角以善道化民，为民所归，帝亦殊不为意。角遂置三十六方，方犹将军也，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人，各立渠帅。讹言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案汉人崇信五行，故妖言即起于此。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以白土书京城寺门，及州郡官府，皆作甲子字。大方马元义等，先收荆、扬数万人，期会发于邺。元义数往来京师，以中常侍封谥、徐奉等为内应，约以三月五日，内外俱起。中平元年春，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，于是收马元义，车裂于洛阳，诛杀千余人，下冀州逐捕角等。角等知事泄，晨夜驰救诸方，一时俱起，皆著黄巾，以为标帜，故时人谓之黄巾贼。二月，角自称天公将军，角弟宝，称地公将军，宝弟梁，称人公将军，所在燔烧官府，劫略聚邑，州郡失据，长吏多逃亡，旬日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三月，以皇后何氏兄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，封慎侯，国在今安徽颍上县。率左右羽林、五营营士，屯都亭，修理器械，以镇京师。赦天下党人，还诸徙者。发天下精兵，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，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儁，讨颍川黄巾。是时中常侍赵忠、张让、夏恽、郭胜、段珪、宋典、孙璋、毕岚、栗岚、高望、韩恽、张恭，皆贵宠，惟中常侍吕强忠于汉室，共谮而杀之。帝常言：“张常侍是我公，赵常侍是我母。”由是宦官无所忌惮，并起第宅，拟效宫禁。帝尝欲登永安侯台，永安宫在北宫东北。宦官恐望见其居处，乃使中大人宫中耆宿之称。尚但谏曰：“天子不当登高，登高则百姓虚散。”帝自是不敢复升台榭。及封谥、徐奉事觉，帝诘责诸常侍曰：“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，皆令禁锢，或有伏诛者。今党人更为国用，汝曹反与张角通，为可斩未？”然仍信用之。会郎中张钧上书，言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，万民所以乐附之者，其源皆由十常侍，即上十二人，言十者举成数。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，典据州郡，百姓之冤，无所告诉，故谋议不轨，聚为盗贼。宜斩十常侍，以谢百姓，遣使者布告天下，可不须师旅，而大寇自消。帝大怒曰：“十常侍岂无一人善者！”御史承旨，遂诬钧学黄巾

道，收掠死狱中。是年七月，诸将击黄巾，大破之。十一月，皇甫嵩与张梁战于广宗，张角所居，今直隶广宗县。破斩之。时张角已病死，嵩复攻张宝于下曲阳，汉县，今直隶晋州。斩之。黄巾余党张曼成、赵弘、韩忠、孙夏等，迭据宛城，朱儁讨平之。张牛角、常山、常山郡人。褚飞燕、轻便者为飞燕。及黄龙、左校、于氏根、多须之意。张白骑、骑白马者。左髭丈八、未晓其义。平汉、大计、司隶、缘城、雷公、浮云、白雀、杨凤、于毒、五鹿、李大目、白绕、眭固、苦蝥之徒，不可胜数，终汉之世，不能定也。汉末外戚、宦官迭操政柄，其亲戚私人遍满郡县，皆以侵夺百姓为事，故民多流为盗贼。案张角之前，业已数起。明、章以后，安帝永初三年，海贼张伯路寇滨海九郡，至五年，始平。顺帝建康元年，九江汉郡，今安徽东境。范容、周生等寇历阳。汉县，今安徽和州。是年冬，九江贼徐凤，称无上将军，马勉，称皇帝。冲帝永嘉元年，广陵今江苏扬州府。贼张婴，据广陵，旋平。是年，巴郡人服直，聚党自称天王。桓帝永兴二年，泰山琅邪贼公孙举、东郭窦等起，次年平。延熹三年，泰山贼孙无忌起，旋平。五年，艾县汉县，今江西武宁县。贼攻长沙郡县，七年平。灵帝熹平元年，会稽贼许生起勾章，汉县，今浙江鄞县。自称阳明皇帝。光和三年，桂阳、苍梧贼攻郡县，皆积久不平。中平元年，巴郡张鲁作乱，遂延至今日，称张天师者，几二千年焉。张角之后，中平三年，江夏兵赵慈反。四年，西凉人韩遂，与陇西太守李相、凉州司马马腾等叛，寇掠三辅。是年，故泰山太守张举，与故中山相张纯叛，略蓟中，举称天子，纯称弥天将军。五年，益州贼马相、赵祗等，起兵绵竹。盖皆宦官、外戚致之也。帝贪鄙转甚，刺史、二千石，及孝廉、茂才，迁除者皆责修官钱，大郡至二二千万，余各有差。当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园谐价，然后得去；其廉隅者，乞不之官，皆迫遣之。段熲、张温，素有功勋名誉，然皆先输货财，乃登公位。司徒崔烈，因傅母入钱五百万，遂为司徒。及拜日，天子临轩，百僚毕会。帝顾亲幸曰：“悔不少靳，可至千万。”程夫人于傍应曰：“崔公冀州名士，岂肯买官。

赖我得是，反不知好耶？”其贪猥如此。寻起万金堂于西园，引司农金钱、缗帛，充牣其中，复藏寄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。又于河间买田宅，起第观。灵帝因数失皇子，何皇后生子辩，养于道人史子眇家，号曰史侯；王美人生子协，董太后帝母。自养之，号曰董侯。群臣请立太子，帝以辩轻佻无威仪，欲立协，犹豫未决。会疾笃，属协于蹇硕。

### 第三十五节 宦官外戚之冲突六

灵帝崩，硕时在内，欲先诛何进，而立协，使人迎进，欲与计事。进即驾往，硕司马潘隐，与进故旧，迎而目之。进惊，驰从疾道归营，引兵入屯百郡邸，因称疾不入朝。帝之未崩也，蹇硕忌何进，与诸常侍共说帝，遣进西击韩遂，帝从之。进阴知其谋，奏遣袁绍（时为虎贲中郎将）收徐、兖二州兵，须绍还而西，以稽行期，盖皆为定策计也。四月，皇子辩即皇帝位，年十四，尊何后为太后。后，宛人，屠家女也。太后临朝，改元光熹，以大将军何进录尚书事。进既秉朝政，忿蹇硕图己，阴谋诛之。袁绍因进客张津，劝进悉诛诸宦官，进以袁氏累世贵宠，而绍与从弟术，皆为豪杰所归，信而用之。复博征智谋之士，何颉、荀攸及郑泰等二十余人，与同腹心。蹇硕疑不自安，与中常侍赵忠、宋典等书曰：“大将军秉国专朝，今与天下党人，谋诛先帝左右，扫灭我曹，但以硕典禁兵，故且沉吟。今宜共闭上阁，急捕诛之。中常侍郭胜，进同郡人也，太后及进之贵幸，胜有力焉，故亲信何氏，与赵忠等议，不从硕计，而以其书示进。庚午，进使中黄门收硕诛之，因悉领其屯兵。骠骑将军董重，董太后兄子。与进权势相害，中官挟重，以为党助。董太后每欲参干政事，何太后辄相禁塞。董后忿詈曰：“汝今辘张，犹强梁也。怙汝兄耶？吾敕骠骑，断何进头，如反手耳。”何太后闻之，以告进。五月，进与三公共奏：故事，蕃后不得留京师，请迁宫本国。奏可。辛巳，进

举兵围骠骑府，收董重，即自杀。六月辛亥，董太后忧怖暴崩，民间由是不和何氏。袁绍复说何进曰：“前窦武欲诛内宠，而反为所害者，但坐言语泄漏。五营兵士，皆畏服中官，而窦氏反用之，自取祸灭。今将军兄弟谓进及弟苗。并领劲兵，部曲将吏，皆英俊名士，乐尽力命，事在掌握，此天赞之时也。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，以垂名后世，不可失也。”进乃白太后，尽罢中常侍以下，以三署郎即三府。补其处。太后不听，曰：“中官统领禁省，自古及今，汉家故事，不可废也。且先帝新弃天下，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事乎？”进难违太后意，且欲诛其放纵者。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，出纳号令，今不悉废，后必为患。而后母舞阳君，及何苗，数受诸宦官赂遗，知进欲诛之，数白太后，为之障蔽。又言大将军专杀，左右擅权，以弱社稷，太后疑以为然。进新贵，素敬惮中官，虽外慕大名，而内不能断，故事久不决。绍等又为画策，多召四方猛将豪杰，使并引兵向京城，以胁太后，进然之。主簿陈琳谏曰：“谚称掩目捕雀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况国之大事，其可以诈立乎？今将军总皇威，握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，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。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立断，则天人顺之。而反委释利器，更征外助，大兵既集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只为乱阶耳。”进不听。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：“宦者之官，古今宜有。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狱吏足矣。何至纷纷召外兵乎？欲尽诛之，事必宜露，吾见其败也。”初，灵帝征董卓为少府，卓上书，言为羌胡所留，不得行，朝廷不能制。及帝寝疾，玺书拜卓并州牧，令以兵属皇甫嵩，卓不奉诏。及何进召卓，使将兵诣京师，侍御史郑泰、尚书卢植皆谏，进不听。泰退谓荀攸曰：“何公未易辅也。”遂弃官去。董卓闻召，即时就道，且上书宣露其事，太后犹不从。何苗谓进曰：“始从南阳来，俱以贫贱，依省内以致富贵。国家之事，亦何容易？覆水不收，宜深思之，且与中官和也。”卓至澠池，汉县，今河南澠池县。而进更狐疑，使谏议大夫种邵，宣诏止之。卓不受

诏，遂前至河南。袁绍惧进变计，因胁之曰：“交构已成，形势已露，将军复欲何待，而不早决之乎？事久变生，复为窦氏矣。”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，假节，专命击断。从事中郎王允，为河南尹。绍使雒阳方略武吏，司察宦者，而促董卓等，使驰驿上奏，欲进兵平乐观。太后乃恐，悉罢中常侍、小黄门，使还里舍，惟留进所私人，以守省中。诸常侍、小黄门皆诣进谢罪，惟所措置。袁绍劝进，便于此决之，至于再三，进不许。绍又为书告诸州郡，诈宣进意，使捕案中官亲属。进谋积日，颇泄，中官惧而思变。张让子妇，太后之妹也，让向子妇叩头曰：“老臣得罪，当与新妇俱归私门，惟受恩累世，今当远离宫殿，情怀恋恋，愿复一人直，得暂奉太后陛下颜色，然后退就沟壑，死不恨矣。”子妇言于舞阳君，入白太后，乃诏诸常侍，皆复入直。八月戊辰，进入长乐宫，白太后，请尽诛诸常侍。中常侍张让、段珪相谓曰：“大将军称疾不临丧，不送葬，今忽入省，此意何为，窦氏事竟复起耶？”使潜听，具闻其语，乃率其党数十人，持兵窃自侧阆，入伏省户下。进出，因诈以太后诏，召进入，坐省阁。让等诘进曰：“天下愤愤，亦非独我曹罪也。先帝尝与太后不快，几至成败，我曹涕泣救解，各出家财千万为礼，和悦上意，但欲托卿门户耳。今乃欲灭我曹种族，不亦太甚乎？”于是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。让等为诏，以其党樊陵为司隶校尉，代表绍。许相为河南尹。代王允。尚书得诏板，疑之，曰：“请大将军出共议。”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：“何进谋反，已伏诛矣。”进部曲将吴匡、张璋在外，闻进被害，欲引兵入宫，宫门闭，虎贲中郎将袁术，与匡共斫攻之，中黄门持兵守阁。会日暮，术因烧青琐门，欲以胁出让等。让等入白太后，言大将军兵反，烧宫，攻尚书阁，即尚书门。因将太后、少帝，及陈留王协，劫省内官属，从复道走北宫。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，仰数段珪，珪惧，乃释太后，太后投阁，乃免。袁绍矫诏召樊陵、许相斩之，复捕得赵忠等斩之。吴匡素怨苗不与进同心，而又疑其与宦官通谋，遂引兵攻杀苗。绍遂闭北宫门，勒兵捕诸宦者，无少长，



皆杀之，凡二千余人，或有无须而误杀者。宦官此次之败，以何进先杀蹇硕，典禁兵故也。绍因进兵排宫门，或上端门屋，以攻省内。庚午，张让、段珪等困迫，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，雒阳北门。夜至小平津，津名，今在河南巩县西北。六玺不自随，公卿无得从者。惟尚书卢植，河南中部掾闵贡，夜至河上。贡厉声责让等曰：“今不速死，吾将杀汝。”因手剑斩数人，让等惶怖，叉手再拜叩头向帝曰：“臣等死，陛下自爱。”遂投河而死。贡扶帝与陈留王，夜步逐萤光，南行欲还宫，至雒舍止。地名，在北芒山北。辛未，帝始得马乘之，公卿稍有至者。董卓至显阳苑，苑名，在雒城西。远见火光，知有变，引兵急进，未明到城西，闻帝在北，因与公卿迎帝于北芒阪下。帝猝见卓，恐怖涕泣。卓与帝语，语不可了。乃更与陈留王语，王答自初至终，无所遗失，卓以为贤，且为董太后所养，卓自以与太后同族，遂有废立之意。是日帝还宫，改光熹为昭宁，失传国玺。骑都尉鲍信说袁绍曰：“董卓拥强兵，将有异志。今不早图，必为所制，及其新至疲劳，袭之可擒也。”绍畏卓，不敢发。董卓之人也，步骑不满三千，及进与弟苗部曲皆归于卓，卓兵于是大盛，遂萌异图，谓袁绍曰：“天下之主，宜得贤明。每念灵帝，令人愤毒。董侯似可，今欲立之。”为能胜史侯否，人有小智大痴。亦知复何如，为当且尔，刘氏种不足复遗。绍曰：“今上富于春秋，未有不善。公欲废嫡立庶，窃恐天下不从公议也。”卓按剑叱曰：“竖子敢然。天下之事，岂不在我，我欲为之，谁敢不从，尔谓董卓刀不利乎？”绍曰：“天下健者，岂惟董公？”引佩刀横揖径出。卓畏绍世家，未敢加害。绍悬节于上东门，逃奔冀州。九月癸酉，卓大会百僚，言当废帝，立陈留王，百官无复抗议者。甲戌，卓复会百僚于崇德前殿，遂胁太后策废少帝，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为帝。太后颯涕，群臣含悲，无敢言者。改元永汉。丙子，卓鸩杀何太后，杀后母舞阳君。十二月，复陈光熹、昭宁、永汉三号，仍称中平六年。自此以后，汉名号仅存，威福已失，天下崩溃，历数百年，至唐而始定，所谓中衰之世也。此后汉